

高铁在俺家门口，是记者赴华龙区濮东街道办事处走访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。这句话，既是阐释一切行动的起因，也是破解一切问题的答案。为济郑高铁量身打造的濮阳东站，总占地面积1200亩，其中1120亩是濮阳贡献的。壮丽辉煌的候车室，宽敞气派的站前广场，高度智能的地下车库，以及逶迤而上的进站口和匍匐而下的出站口，就建在濮东。曾几何时，那里还是濮东人的田园，是他们世代居住生活的地方。所以，濮东人说起济郑高铁来，更多一份主人翁意识。那份打心底滋生的自豪和幸福，喜形于色，溢于言表，眼角眉梢都是笑。

笑声飞扬中，一列试运行列车呼啸而来，又呼啸而去，转眼间没入天际。



6月20日是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段正式通车的日子，眼下已进入倒计时状态。这注定是一个要载入史册的历史时刻，承载400万人濮阳的高铁梦，即将实现。

在宗昌湖村与梁昌湖村之间的一条南北路上，人们一边清理路面，一边望着远去的列车啧啧称奇。一位叫宗玉贞的村民揉了揉眼说：“这家伙怎么跟闪电似的？神出鬼没。”又说：“试运行的列车都这么快，正式运行的是不是更快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另一位叫宗运仿的村民接过话茬说，“我听本刚老弟说，到时有两组始发车从咱这儿出发，驶往上海、广州。咱这儿与那两个大都市的距离，不再遥不可及，甚至连朝发夕至都不足以形容，打个盹就能到。”

“谁舍得打盹啊？”一旁的宗世英踊跃地说，“我要好好地坐着高铁观赏大好河山，一路都不眨眼，不错眼珠。”

“那还不如坐着高铁上访，”宗玉贞抢白他说，“多快呀。”

“好你个大驴，”宗世英气得笑起来，“就会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别光说我，那些年，你也沒少乱告状。”

人怎么叫大驴呢？可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，记者一时插不上话。只听宗玉贞说：“我那可不是乱告状，是为全村人争取利益。”

“那我还是为群众代言哩。”

一说，都是陈谷子烂芝麻，是一地鸡毛，给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平添了许多笑料。他们说的本刚老弟，全名李本刚，是濮东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。干群关系亲密到此，也算濮东一大特色了。那会儿，李本刚正好在场，他笑着告诉记者，宗世英、宗玉贞、宗运仿这三个，一度是宗昌湖村的三大上访户，一个比一个敢闹腾，不仅在全办全区大名鼎鼎，在全市也挂得上号。三个人虽然各自为战，但彼此之间又仿佛有协作似的，特别能牵扯分散办事处的人力物力。你使出浑身解数，刚想说歹说把这个从市信访局劝返回来，那一个又去了省城郑州；还没追上人影呢，另一个去了首都北京。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防不胜防。

历史上，宗昌湖与梁昌湖原本都是自然村，合并在一起，组成昌湖行政村，此前归岳村镇管辖。显而易见，这是两个以姓氏命名的自然村落，宗昌湖多姓宗，梁昌湖多姓梁。无论干部职数怎么分配，也难以平衡，不是这家有情绪，就是那家



李本刚第一次与宗玉贞打交道，是在一个拆迁现场。那时，涉及宗昌湖村572户群众的拆迁工作虽还没有正式开始，但高铁东建设已破土动工，自来水管线、热力管线、天然气管线等一些基础设施先行铺设。宗玉贞住得靠外，有一道热力管线，不偏不倚地从他家3间老屋的正中间穿过。因已是一条最经济最便捷最科学的线路，且已提前通知沿线涉及的房屋、树木、土地的户主，在现场指挥挖掘埋线工作的濮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宋军民说：“时间不等人，该挖哪儿挖哪儿，该铺哪儿铺哪儿。”原本躲着不见人的宗玉贞看见地沟挖到家门口了，也不躲了，径直跳到挖掘机上，骂骂咧咧地说：“不想叫老子活了是吧？那老子就不活了。我看谁敢再挖一锹一土？”

紧张施工的人马被迫停了下来。

论辈分，宋军民该叫宗玉贞叔。但这会儿喊着粗气望着宗玉贞说：“请问老乡咋称呼？”

“大驴！”宗玉贞瓮声瓮气地说，“啥？大号？没大号，就是大驴！”

李本刚胖，路上又赶得急，出一身热汗，喘着粗气望着宗玉贞说：“请问老乡咋称呼？”

“大驴！”宗玉贞瓮声瓮气地说，“啥？大号？没大号，就是大驴！”

李本刚稍后得知，大驴这个诨号，其实是宗玉贞的小名。他姊妹多，就他一个男孩，父母娇贵，怕其成长过程中有个三长两短，特意起了这么个贱名。冀鲁豫交会地带盛行这习俗，贱名好养活。小名之所以越叫越响亮，是因为他长大成人后，动辄跟人抬杠，有点儿一根筋。他现今67岁，被人大驴大驴地叫了67年。在宗昌湖，甚至整个濮东，你问宗玉贞不一定能问出个子丑寅卯，但问大驴，每个人都能给你说出个二三四。

闹别扭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2013年，濮东办挂牌成立前夕，岳村镇报请上级同意，将一个行政村一分为二，宗昌湖与梁昌湖从此成为独立自主的行政村，同时划归濮东办管辖。虽然各自独立了，但诸如窑厂、果园、坑塘等一些集体资产，一时尚未分清楚。就是这些集体资产，成为两村矛盾丛生的新焦点。这个嫌收入不明，那个嫌分配不公。宗世英等人上访反映的，就是这些问题。

高铁片区范围北至绿城路、南至黄河路，西至106国道、东至昌湖路，总规划面积17平方公里，大部分在濮东。随着濮阳东站开工建设，濮东寸土寸金，俨然成为一块风水宝地，越来越多的重点项目相继跟进落户这里，数量位居全区、全市前列，产业集群效应正在形成。这样形势大好的背景下，天天有人上访，实在煞风景，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。2019年9月，李本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提出彻底分清两村集体资产的构想，让他们并肩而行，比翼齐飞。

方案一出来，两个村的干部群众都举双手赞成，上报到区、市，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。李本刚趁热打铁，请来律师、审计、财会、公证等专业技术人员，评估划分上述集体资产。因准备充分，操作透明，产权分配均衡，边界划分清晰，双方握手言和，皆大欢喜。毕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，隔路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一没了权属利益之争，彼此都变得通情达理起来，原本互相制衡的两股力量，从此开始互相成全。宗世英这个“专业”上访户，算是有功之臣。在涉及自家的房屋、土地、祖坟拆迁时，皆积极配合，由后进变为先进。有好几次碰见李本刚，他都乐呵呵地说，本刚老弟太厚道了，你这不是我弄“失业”了吗？今天他又这么说时，李本刚笑着回应他：“哪能失业？高铁建在咱濮东，活儿多的是。要不你跟我一样，先当个高铁建设志愿者？”

“你是志愿者，”宗世英说，“俺不是。高铁在俺家门口，干跟高铁有关的事，就是干俺自家的活儿。”

路边这片废墟，原本有专人负责清理。但李本刚上班路过这里看见了，就找了把铁锨干起来。宗世英等人看见了，也跟着热火朝天地干起来。无论是志愿服务还是干自家活儿，对于即将开通的高铁，人们都寄予深情和厚望。

入乡随俗，原本也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基本素质，可李本刚张了好几次嘴，才指着满脸的汗说：“大大大驴兄，咱有事儿说事儿，有问题反映问题，你站在挖掘机上算干啥哩？多危险啊。”

整个一句话，尤其“大大大驴兄”那个称谓，不仅文白夹杂，吐字不清，而且音也不正，调也不顺，但效果却好得出奇，有人忍不住笑出声，宗玉贞也绷不住了脸了，咳嗽了两声，复又沉下脸说：“我还怕危险？我的屋子眼看要给挖塌了，我没地方住了，也不想活了。不是要挖沟埋管线吗，把我也一块儿挖了埋了吧。”

“大驴兄，”这一次，李本刚喊得顺溜了些，“高铁建在咱濮东，多少人眼红啊。要是你在这里通不过，叫别人抢了去，你说说你后悔不、心疼不？”

“叫别人抢了去，”宗玉贞说，“你这个书记是咋当的？不能叫别人抢了去，但管线也不能从我屋子底下过。为啥别人的都没拆，先在我这里挖洞？说不行就不行。”

“好，”李本刚说，“我听大驴兄的，打破头也不能叫别人抢了去。你这会儿在挖掘机上，站得高看得远。你前后左右好好看看，这管线从你这里过，是不是最科学合理？再说了，拆迁有补助，安置楼也在建设，最先动的你的房子，我保证也叫你最先住上高楼行不？”

宗玉贞下意识看了看四周，想是也看出了管线从他家穿过障碍物最少的事实，却不接这个话茬，径直纠缠着另一个问题说：“我不稀罕补助，也不稀罕住高楼。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屋子，我在老屋在。要想从这里过，除非我死了才行。”

“大驴兄，”李本刚说，“想想当初老祖宗为啥给你起这个呢称，还不是因为你是他们的宝贝疙瘩！要是老人家泉下有知，在天有灵，看你今天这样拿命当儿戏，要死要活，他们怎么能安息，又怎么能瞑目？”

离世的老人不在九泉，也不在天堂，永远在儿女内心最温软的地方。宗玉贞不要横了，眨巴着眼，别过脸去，一声不吭。李本刚知道他需要一个台阶，忙给宋军民几个人递眼色，让他们绕到他身后，把他连抱带架地弄了下来。为高铁站埋设的热力管线，得以顺利铺通。

报告文学

那难舍的家园，那梦想的高铁……

本报记者 刘文华 全媒体记者 王波



高铁一来，后进变先进的典型多了去了。而那些党员干部，尤在其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。

梁昌湖村的整村腾退拆迁工作是从5月14日启动的。当日，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梁西如，村“两委”委员梁文斌、梁景善等党员干部，是第一批拆迁户。

梁景善是村会计，主要负责村里的财务工作。他告诉记者，他家的宅院237平方米，堂屋加配房，大大小小10余间。房子是他一砖一瓦建起来的，大到门帘，小到椽子，都是他精挑细选，甚至是他动手制作的。房子采光通风好，经济结实，冬暖夏凉。一进院门有一架葡萄，堂屋门前，左侧是一棵香椿树，右侧是一棵石榴树，满墙攀爬着滴翠凝绿的丝瓜秧和葫芦秧，还有一畦割了又长、长了又割的韭菜。不管在外面的劳作多辛苦多烦琐，一回到花草扶疏的庭院，立即神清气爽，一身轻松。老人在这里安度晚年，儿女在这里出生。天井不大，但夏有蝈蝈唱，秋有蛐蛐鸣，足够一家老小共享天伦之乐，共赏天籁之乐。多少次，他和老人一起话桑麻，谈论庄稼的长势和收成，与孩子一起背唐诗宋词，细数满天的繁星和满架的葡萄。有在外做官或经商的同学朋友到这儿来了，会不无羡慕嫉妒恨地笑说，当年陶翁的桃花源，也不见得比你这儿更诗情画意啊。

岁月静好，田园恬美。而今这一切，就要随着高铁的到来消失了。因是干部，还要强颜欢笑，带头报名，比左邻右舍的宅院更早一天推倒。推土机隆隆开来的时候，石榴花开得正红，一朵比一朵鲜艳，一朵比一朵水灵，风过枝头，



笑意盈盈。他曾想过挪走这棵石榴树，可安置楼还没建好，建好了也不可能再在楼上种树，而临时租住的过渡房，为省钱计，比巴掌大不了多少，一家老小吃住在里面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当然也栽不成树。宋军民是梁昌湖村的包村干部，问他还要不要进去看看，别忘了啥贵重东西。当着干部群众的面，他怎能说得出口，家里的一砖一瓦都浸透着他的心血汗水，一草一木都在他心里千斤重！又怎能说得出口，再给他10天100天的时间，他也割舍不下他与它们之间的感情！当断则断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他挥了挥手说：“不看了，推吧。”

一语未了，泪水已夺眶而出。

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，距离“房倒屋塌”已过去数日，可梁景善说起来，仍忍不住唏嘘出声。他说，他没敢看那一树火红的石榴花是怎样在碎砖烂瓦中香消玉殒的，跑到村委会算账去了。好在工作多的是，一填起报表，一摞起计算机，那轰轰隆隆的拆迁声就听不见了。

其实，也不止梁景善感情如此脆弱，每一座房屋倒塌时，都会有老人孩子默默地流泪。一别即成永诀，面对再也回不去的家园，谁心里没有千千结！

党员干部带头吃亏，体现在方方面面。梁西如告诉记者，如果让拆迁公司拆，他们村第一批拆迁户的宅院，砖啊瓦啊什么的，每家每户好歹能卖四五千元的破烂钱，但让拆迁办拆，一地废墟，连破烂也卖不成了。这给群众提



本报记者 贺德敬 摄



李本刚是2017年来到濮东办的，先任办事处主任，再任党工委书记，见证参与了高铁建设的全过程。此前，他在华龙区大庆街道办事处等地工作，一口气在基层干了36年。拿他的话说，从普通科员到党工委书记，一路摸爬滚打过来，几乎干遍了乡镇办的每一个岗位。日常工作中，李本刚有个习惯，事无巨细，一律付诸笔端，记录在册。他的工作日志分门别类，摞起来比人高，参加的会议，主持会议，碰到的问题，解决的途径，都有迹可查。而且序号、目录、标题、页码，内容等也一清二楚，像一本工具书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，这些记录本大部分属于废物利用，由单面印刷的旧文件旧表格裁制而成，然后装订成册，在背面写字。他说，濮东是个年轻的办事处，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，能省点儿就省点儿。

“李书记这个勤俭节约的习惯影响了全办几十名同志。”濮东街道办事处主任洪磊说，“现在，我们都会自己制作笔记本，也会标记目录索引了。”

宗运仿上访的始末，就详尽记录在李本刚的工作日志里。

宗运仿的儿子读高二那年，患了一场病，花费五六千元。按新农合政策，大约可报销1300多元的医疗费。因其在外地上寄宿学校，村里按人头代缴医疗保险费时，不小心把他给漏了。无医保缴费记录，自然不能享受医保补助。那会儿，时任宗昌湖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叫吕俊红。吕俊红得知情况后，虽然为其续缴上了，但一时仍不能享受报销政策，得下次生病时才能生效。宗运仿深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，四处告状讨说法，在区、市人社局、信访局等部门都挂上了号儿。

因事关国家新农合政策，且宗运仿告状的目的已不局限于报销医疗费，还捎带着投诉基层政权腐败、干部作风涣散等问题，弄得人家一头雾水，难以厘清是非曲直。到头来，都得返回李本刚这儿。有好几次，李本刚要拿钱给他，他不稀罕接，脖子一梗说，我要的是公道，拿你的钱算怎么回事儿？

那天下午，区里召开三级干部会，李本刚早去了会儿。谁知宗运仿比他更早，已经

蹲守在信访局门口了。李本刚想，照直劝恐怕会适得其反，得迂回一下。他绕了一个弯儿，给吕俊红打了个电话。等看见宗运仿接过了电话，他才从树林里走出来，吃惊地说：“喂，老宗，你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，咋还来这里？是又有新问题要反映吗？”

吕俊红在电话里告诉宗运仿，说其医疗费已报销，让他去村会计那里领钱。宗运仿本来有点半信半疑，听李本刚一说，才觉得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了。因为所有问题都以医疗费为引子，他一下子想不起有什么新的引子可凭，模棱着语气说：“我也是才接到通知，还不知道真假哩。”

“那还能有假？”李本刚说，“为了你这个事儿，人家吕支书没少给我说，也没少上区里市里反映，腿都快跑断了。你快点儿回去领钱吧。”

“真的啊？”宗运仿说，“还以为那个，那个吕支书不拿我的事当事儿呢。”

打发走宗运仿，吕俊红也到了，她刚才也在来开会的路上。看看时间还来得及，两个人先去了区医保中心。得知宗运仿的医药费仍然不能报销，李本刚从兜里掏出1400元，一边让吕俊红派人送回村里，一边说：“这个事儿就到这儿吧，别给他说话是我给的就行。”

一个月后的一天，拆迁办在推倒一片养鸡棚时，机械触毁了宗运仿家一座老坟。虽然他家老坟也在拆迁范围，可早拆误拆，仍是拆迁工作中的大忌。当时，吕俊红就在现场协助拆迁，乍一看见破碎的棺木，头嗡地一下就大了。那桩事刚画上了句号，这回又授人把柄，不知这个宗运仿又要闹出什么么蛾子，耽搁了拆迁进度，麻烦就大了。

“运仿，”她陪着小心说，“人家不了解地形地貌，我负完全责任，该咋赔偿就咋赔偿。只是惊扰了老人家，我很不安。你要是气不过，就先打我骂我一顿吧。”

“啥打啊骂的，”宗运仿一边收拾一边说，“多不文明啊。不是早晚都要拆吗，吕支书不用当个事儿。我估摸着，八成是老人家也听到了高铁要来的动静，急着出来看看高铁啥样哩。”

如此虚惊一场，大伙儿始料未及，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，又都笑了。

一笑泯恩仇。

供了自愿拆迁的动力和从容拆迁的时间，主动联系拆迁公司，排着队拆迁。他们村有40户群众，是在没有见到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下拆迁的。“只因高铁在俺家门口，”梁西如说，“大伙儿全都豁出去了。”

“帝都紫云气，朝霞染濮东。自有黄河浸润，颂诗传古风。昌湖倾情奉献，四百万人梦圆，颀项乘黄龙。大千了世界，东西南北中。”

“铁脚板，婆婆嘴，不世功。一线连接郑济，高铁天下通。俯瞰南海景色，饱览北国风光，谈笑三江行。尽力成一事，足以慰平生。”

偶有闲暇，李本刚喜欢读书填词。上面这阙题为《水调歌头·濮阳东站》的词，就是他有感而发的新作。不过，这段时间他忙得手脚不连地，已有些日子没闲眼了。他办公桌上有一本摊开的书，记者第一次去时，书签别在第21页上，第N次去时，还是别在第21页上。“高铁站建在濮东，”他深有感触地说，“濮东父老乡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。赖以繁衍生息多少代人的土地被征用，房屋被推倒，以及寄托着血缘关系和深厚感情的老坟老树等集体挪移搬迁，一下子接受不了，也是情理中的事儿，得允许他们有个消化吸收的过程。所幸的是，经过全办同志耐心细致的工作，乡亲们早从消极对抗转入主动配合状态。现在，一切工作已基本就绪，只等高铁通车了。”

说话间，长笛鸣响，又一列试运行列车飞速驶来。这钢铁巨龙贯穿东西，通江达海，运来希望和欢乐的同时，也必将载走所有的不快和感伤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，濮东这片热土，经过阵痛和嬗变，正在呈现一番全新的景象。